

# 汉语辅音教学中正音与正名的问题

严翼相\*

## <目 录>

- 1. 导论
- 2. 正音和正名
- 3. 韩语名称
- 4. 结论

## 1. 导论

对于现代汉语的辅音音系中国学者有比较一致的看法。中国国内使用较多的现代汉语教材一般通用下列声母表(黄伯荣、廖序东1991:38, 邵敬敏 2001:27):

(1) 现代汉语声母(辅音)表

调音方法 \ 调音部位		唇音		舌尖前音	舌尖中音	舌尖后音	舌面音	舌根音
		双唇音	唇齿音					
塞音	不送气清音	b [p]			d [t]			g [k]
	送气清音	p [pʰ]			t [tʰ]			k [kʰ]

\* 漢陽大學 中文系 教授

塞擦音	不送气 清音			z [ts]		zh [tʂ]	j [tɕ]	
	送气 清音			c [tsʰ]		ch [tʂʰ]	q [tɕʰ]	
擦音	清音		f [f]	s [s]		sh [ʃ]	x [ç]	h [x]
	濁音					r [ʐ]		
鼻音	濁音	m [m]			n [n]			(ng [ŋ])
邊音	濁音				l [l]			

包括括号里的舌根鼻音，上列的表当然可以说是辅音表。本文先要探讨现代汉语一些辅音的正确音值和其汉语名称的妥当性。本文还要检讨有关汉语辅音名称的韩语对应词。本文的目的是探索一些辅音的正确音值和提出其最恰当的汉语和韩语名称。

## 2. 正音和正名

为了讨论我们先将上列的表(1)和下列的国际音标辅音表进行对比:

### (2) 国际音标辅音表(2005年修改版)

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LPHABET (revised to 2005)

CONSONANTS (PULMONIC) © 2005 IPA

	Bilabial	Labiodental	Dental	Alveolar	Postalveolar	Retroflex	Palatal	Velar	Uvular	Pharyngeal	Glottal
Plosive	p b			t d		ʈ ɖ	c ɟ	k ɡ	q ɢ		ʔ
Nasal	m	ɱ		n		ɳ	ɲ	ŋ	ɴ		
Trill	ʙ			ʀ					ʀ		
Tap or Flap		ⱱ		ɾ		ɽ					
Fricative	ɸ β	f v	θ ð	s z	ʃ ʒ	ʂ ʐ	ç ʝ	x ɣ	χ ʁ	ħ ʕ	h ɦ
Lateral fricative				ɬ ɮ							
Approximant		ʋ		ɹ		ɻ	j	ɰ			
Lateral approximant				l		ɭ	ʎ	ʟ			

Where symbols appear in pairs, the one to the right represents a voiced consonant. Shaded areas denote articulations judged impossible.

据麦耘(2005:168-174)的直意中译, 国际音标的各种名称可翻译成如下:

### (3) 中译国际音标

	Bilabial 双唇音	Labiodental 唇齿音	Dental 齿音	Alveolar 齶音	Postalveolar 齶后音	Retroflex 卷舌音	Palatal 硬齶音	Velar 軟齶音	Uvular 小舌音	Pharyngeal 咽音	Glottal 喉音
Plosive 爆發音	p b		t d			t̪ d̪	c ɟ	k ɡ	q ɢ		ʔ
Nasal 鼻音	m	ɱ	n			ɳ	ɲ	ŋ	ɴ		
Trill 顫音	ʙ		r						ʀ		
Tap or Flap 拍音或閃音			ɾ			ɽ					
Fricative 擦音	ɸ β	f v	θ ð	s z	ʃ ʒ	ʂ ʐ	ç ʝ	x ɣ	χ ʁ	ħ ʕ	h ɦ
Lateral fric 邊擦音			ɬ ɮ								
Approximant 近音		ʋ	ɹ			ɻ	j	ɰ			
Lateral appr 邊近音			l			ɭ	ʎ	ʟ			

## 2.1 舌尖前音和舌尖中音

比较表(1)和表(2)、(3), 最大差别就是所谓的舌尖音。现代汉语的舌尖音分成三类: 舌尖前、中、后音。舌尖前、中、后音是什么意思? 难道不到3毫米的短短的舌尖还要分成前、中、后三段吗? 肯定不是吧。

### (4) 主动调音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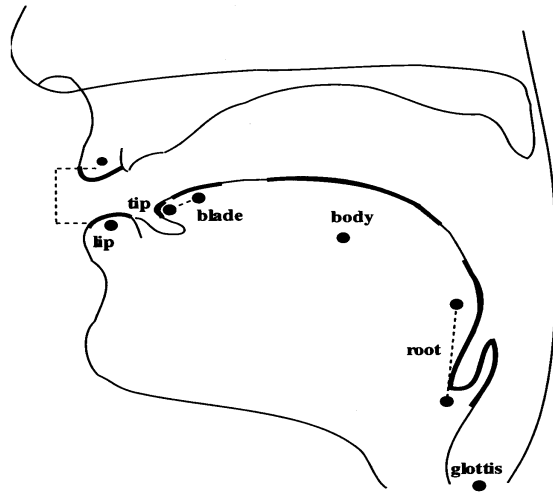


Figure 2.1 The five groups of moveable structures forming the active articulators in the vocal tract.

(5) 被动调音部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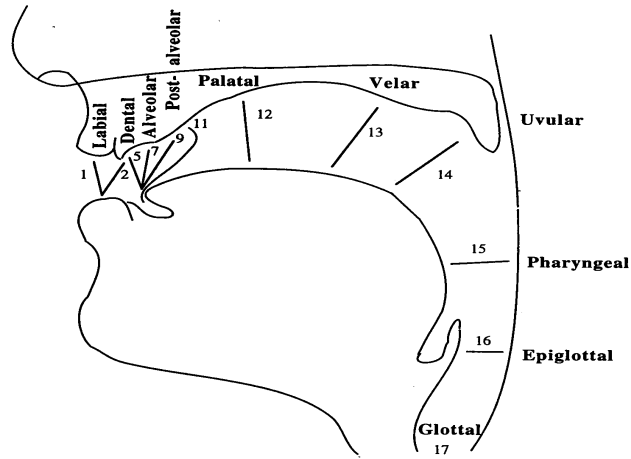


Figure 2.2 The nine regions of the vocal tract that can be considered as target areas for the moveable articulators. The numbered lines show some of the 17 named articulatory gestures, including those in the glottal region. Some additional gestures are shown in the more detailed diagrams of the anterior part of the vocal tract in Figure 2.3.

这里所说的前、中、后是舌尖接触上齿、上齿龈、上腭的部位。虽然如此，其名还是不清不楚。多么前是前、多么后是后？因此我们需要参考国际音标上的名称：齿音、龈音、龈后音、卷舌音等等。不过除了方言以外，现代汉语标准音没有齿间音和舌叶（舌尖面）音。看汉语的声母表z[ts]、c[tsʰ]、s[s]三个声母属于舌尖前音，而d[t]、t[tʰ]、n[n]属于舌尖中音。虽然送气音符号在中国国内还多用<sup>1)</sup>，而我在这篇文章里用国际语音学会规定的附加符号(diacritics)<sup>h)</sup>。国际音标中s和t都属于龈音(alveolar)。z[ts]和c[tsʰ]是塞擦音，而s是擦音。但是这只表示它们的发音方法不同，而发音部位完全相同。因此z、c、s和d、t、n的发音部位前后区分的没有那么明显的话，没有必要把这些音分成两类。朱晓农(2006bc)把这两套音都看成齿音

1) 吴宗济(1991:57)认为舌尖前音发音时舌尖前部抵住上齿背，而舌尖中音发音时舌尖顶住上齿龈。他的分析支持传统的看法，但假如需要保持传统分类的话，我想我们应该要用不同的音标来标音才对。这个问题我(严2004)曾经在山东开会的时候也提出过，不过当时没有提出什么方案。国际音标的s和z前面就有θ和ð。这是齿间音，无法再用它们来标舌尖前音。因此只能用附加符号。要把舌根往前提的话，在音标下面可以用“-”来表示。这样 z、c、s应该叫做齿音，而d、t、n叫做龈音才对。

麦耘(2005)也基本上同意传统的说法，但是也重视其变体音的存在。比如说多[tuo]当[tɑŋ]的[t]音和地[tì]铁[tʰie]的[t]音的音值不一样。他说前[t]是用舌尖接触龈部成阻的，但后[t]是舌片和龈部成阻。因此用被动发音部位分类发比较合适。舌尖前音和舌尖中音要改名为齿(背)音和龈音。

## 2.2 舌尖后音

舌尖后音通常叫做卷舌音。我在本文已经指出了“舌尖后音”这个名称不太正

1) 朱晓农(2006.12.18-20)在汉阳大学召开的中国语言学优秀教授系列讲座中说：“齿音”的定义是其调音部位在齿-龈交界处。普通话的[ts, tsʰ, s, t, tʰ, n]都是denti-alveolar，即“齿音”，主动器官用舌尖和舌片的都有；[l]是“龈音”。

确。我(严2004)又曾经指出“卷舌音”也不是很理想的名称。发zh、ch、sh的时候,中国人并不把舌头卷起来,只是把舌尖顶上去。真正卷起舌头来的话,就变成英文里的舌下部卷舌音(sub-apical retroflex)。不过由于“卷舌”这个名称,卷不起舌头的人学汉语的时候很容易受到挫折,因此我建议使用“翘舌音”(apico-laminal retroflex)<sup>2)</sup>。它比较正确的描写发舌尖后音时舌头的动作。不过问题在国际音标上的名称还是retroflex,直译的话可以说是卷舌音,但意译的话也可以说是翘舌音。这里决定用翘舌音。

对于舌尖后擦音r的音值汉语语言学界一直有争论。表(1)所写的是浊擦音[z̥]。这个音到底真是个浊擦音还是一个通音呢?高本汉以来,学者们大多认为它是个浊擦音[z̥]。比如说,周殿福(1957:28)主张sh和sh的不同仅在于清浊上,发r时声带有颤动。像吴宗济(1991:58)一样很多大陆出版的书记支持这种说法。国立台湾师大国文系(2003:136)编写的书中也保持这种看法。台湾的著名语音学家关秋豫(2004.8.5个人面谈)也说,在台湾说[z̥]的人还是比说[r]类的人多。廖荣蓉和石锋(1987)根据语音实验提供了比较可靠的解释。据他们的分析,现代汉语的r声母有三种不同的变体。摩擦程度强的(新疆人)、弱的(黑龙江人)、没有摩擦的(北京人)。前两个可以用[z̥]来标记,而最没有摩擦的可以用[r]来标记。其中在语流开首位置上,把此声母发成[z̥]的人比发成“通音”[r]的人多。因此他们的结论是把r声母记为[z̥]更好。由于他们的结论是按从语音分析得出来的,因此他们的说法似乎是较为可靠的。不过他们分析的对象只有四个二十岁左右的人民大学学生。调查对象多一点的话,恐怕会有不同的结果。

现代汉语声母系统已经没有清音和浊音的对比,不过舌尖后音却有清浊的分别,这是很奇怪的。据朱晓农(2006a[1982]),最早提出这样异议的是陆志韦。我的听感上也感觉现在很多人不发摩擦音。最近把它认为是一个几乎没有摩擦成分的[r]类音的学者比较多。不过具体使用的音标有几种。傅懋绩和罗杰瑞(Norman 1988:140)用的是[r̥]。这个符号并不是卷舌音,而是龈音。因此用法不正确。王力

2) 朱晓农(2006.7 南开大学)曾经说过zh、ch、sh是apical retroflex。但他(2006.12 汉阳大学)又指出中国人发zh、ch、sh时,apical和laminal都有。因此我在这里写作apico-laminal。但Ladefoged认为其为laminal retroflex。

(1980:18)所用的是[r]。这个符号表示卷舌音是对的,可是它是一个拍音的符号。汉语的r并没有拍(接触)的动作,所以[r]也不太恰当。林焘和王理嘉(1992:79)用“通音”[r]来标音。他们主张的摩擦程度非常轻微,甚至可以完全没有摩擦,而把r认为是浊通音。他们说把它标记成[z]是不十分恰当的。他们的观察是比较正确的,但是他们用的音标不是通音,而是个龈颤音,所以也不对。陈重瑜(2003)也认为是和[r]类似的音。朱晓农(2006a[1982])认为是[ɹ]。

#### (6) r(日母)的音值

學者	使用的符号	問題
高本漢 周殿福 吳宗濟 廖榮蓉、石鋒(z/ɹ)	z	不是擦音
傅懋勳 羅杰瑞	ɹ	不是齶音
王力	ɹ	不是拍音
林焘、王理嘉	r	不是齶音,也不是顫音
朱曉農	ɹ	

这样看来朱晓农(2006abd)的选择近音[ɹ]最为恰当。据朱晓农,近音的概念是“主动调音器官和被动调音器官相距很近的辅音,但其接近度加气流量,还不足以产生湍流和摩擦”。过去把近音称为“通音”。通音指的是有延续性(continuant)的音。它的用法很混乱。它包括半元音(狭义)以及所有的元音、擦音、边音、鼻音等等。因此“通音”这个概念现在已经废弃。因此不能把此音叫做“通音”。

## 2.3 舌面音和舌根音

舌面音有[tɕ]、q[tɕʰ]、x[ɕ]。国际音标的硬腭音(palatals)中就没有这些音，而有[c]和[ç]。现代汉语里的舌面音在国际音标图上的其他符号(Other Symbols)里。从那里注明的alveolo-palatal(龈-腭音)，我们可以知道，所谓舌面音是比龈后而比腭前的部位来调音的。可是现代汉语里只有一系列的腭音，我们把龈-腭音看成硬腭音也没有问题。但研究方言的时候，我们要小心一点。比如说山东胶辽官话等一些方言就有这两系列的腭音。因此有些方言概论书把这两种舌面音和舌根音分成三类：舌面前、中、后音。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按麦耘(2005)的建议，改成“前硬腭音”、“后硬腭音”、“软腭音”。

## 2.4 塞音

根据调音方法来分类的名称中“塞音”相当于英文的plosive。塞音是塞阻空气的意思，而plosive是爆发的意思。其实塞音的整个发音过程包括这两个阶段。先把口腔里的空气塞阻以后，马上排除去。因此中文的塞音和英文的stop的概念更接近。不过说塞音有一点不太正确。鼻音也是通过塞阻空气的过程以后才产生的。因此根据麦耘(2005)和朱晓农(2006bcd)的提议，把“塞音”改为“爆发音”更为合理。不过喉塞音[ʔ]一般没有明显的爆发过程，不必把它改为喉爆音。因此“喉塞音”名称要保留。那么塞擦音要不要称之为爆擦音？虽然叫塞擦音不是不对，但听感上塞擦音也有一点爆发过程，还有为了提高名称方面的系统性，我建议把塞擦音叫做“爆擦音”。

## 3. 韩语名称

过去韩国学者介绍现代汉语声母的时候经常直接接受上列表(1)上的结构和名



称。韩国很多学者都采用上列中国通用的专名。不过我觉得这些专名并不是一般韩语里通用的词汇。因此除了鼻音和唇音以外，对于其他名称韩国国内研究其他语言的学者都不太熟悉。他们一般不太清楚塞音、塞擦音、边音是什么意思。因此我在1996年6月翻译的《现代北京语生成音韵论》(郑锦全著)中开始使用更为普遍的下列名称

(7) 依发音方法来分类的名称

漢語詞	韓語詞	漢語詞	韓語詞
塞音	破裂音	不送气清音	无气无聲音
		送气清音	有气无聲音
塞擦音	破擦音	不送气清音	无气无聲音
		送气清音	有气无聲音
擦音	摩擦音	清音	无聲音
		濁音	有聲音
鼻音	鼻音	濁音	有聲音
邊音	舌側音	濁音	有聲音

1996年9月出版的罗杰瑞(Norman)所写的Chinese的韩文翻译本(全广镇译《中国语言学总论》)也使用表(7)中的名称。以后李炫馥、沈小喜(1999)、严翼相(2002, 2004, 2005)、全庸镇、金锡永(2006)等陆续使用这些专名。我认为为了学问的普遍性尽可能使用这种普遍的词汇为好。当然有人可以说学问也要考虑特殊性。研究中国学时我们应该考虑中国固有的特点和固有的方法。我也同意这一点。但是假如我们可以追求普遍性的话，我们要尽量尊重学问的普遍性。要不然我们中国语言学界无法和一般语言学界交流。他们不大会懂我们说什么，我们也不太懂他们

说什么。这样学术上的发展就无从谈起。

虽然我把塞音等的汉语词改为韩语词的动机跟麦耘和朱晓农不一样，但改名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因此我认为这样改名肯定是学术上的小小进步。不过这种改变还没有完善、完美。请再看表(1)和表(7)。依调音方法来分类的名称是已经改好了，可是依调音部位分类的名称还没有改好。我早就发觉这个问题，但总是没有机会开始使用。因为韩语和英语都是唇音(labials)，所以不必改唇音这个名称。但是从语音学的角度看舌尖音、舌面音、舌根音总是有问题的。我在前节已经指出用齿、龈、硬腭、软腭等被动发音器官来命名比舌尖、舌面、舌根等主动发音器官来命名合理。因此我想把这些汉语名称更改如下：

(8) 依发音部位来分类的名称

漢語詞	唇音	舌尖前音	舌尖 中音	舌尖后音	舌面音	舌根音
	双唇音/唇齒音					
韓語詞	唇音	齒音	齒齦音	翹舌音	硬口 盖音	軟口盖音
	兩唇音/唇齒音					

#### 4. 结论

根据以上的讨论，本文确定了一些有争论的现代汉语辅音的正确音值，并提出了有关现代汉语辅音的名称。本文建议的名称考虑到语音学上的证据和学术研究和描写方法上的普遍性。改变后的汉语和韩语名称如下：

(9) 汉语名称

调音方法 \ 调音部位		唇音		齿音	龈音	翘舌音	硬齶音	軟齶音
		双唇音	唇齿音					
爆(發)音	不送气 清音	b [p]			d [t]			g [k]
	送气 清音	p [pʰ]			t [tʰ]			k [kʰ]
	濁音	m [m]			n [n]			(ng [ŋ])
爆擦音 (塞擦音)	不送气 清音			z [ts]		zh [tʂ]	j [tɕ]	
	送气 清音			c [tsʰ]		ch [tʂʰ]	q [tɕʰ]	
	濁音			f [f]	s [s]	sh [ʃ]	x [ç]	h [x]
擦音	清音					r [ʀ]		
近音	濁音							
邊音	濁音				l [l]			

## (10) 韩语名称

调音方法 \ 调音部位		唇音		齿音	齒齶音	翘舌音	硬口 盖音	軟口 盖音
		兩唇音	唇齿音					
破裂音	无气无 聲音	b [p]			d [t]			g [k]
	有气 无聲音	p [pʰ]			t [tʰ]			k [kʰ]
鼻音	有聲音	m [m]			n [n]			(ng [ŋ])
破擦音	无气 无聲音			z [ts]		zh [tʂ]	j [tɕ]	
	有气 无聲音			c [tsʰ]		ch [tʂʰ]	q [tɕʰ]	
摩擦音	无聲音		f [f]	s [s]		sh [ʃ]	x [ç]	h [x]
接近音	有聲音					r [ʀ]		
舌側音	有聲音					l [l]		

其中翘舌音和其他名称不协调。它不是口腔里的部位。翘舌音和接近音都是

按调音方法来命名的。这一点与原来国际音标上英文名称retroflex有关。因此将来国际语音学会(The International Phonetic Association)也应该要考虑把retroflex改为依据调音部位的命名的名称。

### 《参考文献》

(中文)

陈重瑜 2003 〈汉语语音教材里应作的修改〉 第三届肯特岗国际汉语语言学圆桌会议 新加坡国立大学。

傅懋绩 1956 〈北京话的音位和拼音字母〉 《中国语文》 5:3-12.

国立台湾师大 2003 《国音学》 台北: 正中书局。

黄伯荣、廖序东 1991 《现代汉语》 上、下册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廖荣蓉、石锋 1987 〈汉语普通话声母音质的实验研究〉 《语言研究》 13.

林焘、王理嘉 1992 《语音学教程》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麦耘 2005 〈国际音标理解和使用的几个问题〉 《方言》 2:168-174.

邵敬敏 2001 《现代汉语通论》 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王力 1991[1980] 《汉语音韵》 北京: 中华书局。

吴宗济 1991 《现代汉语语音概要》 北京: 华语教学出版社

严翼相 2004 〈现代汉语发音教学中几个问题〉 中国与周边国家教育交流及汉语教学研讨会 山东大学 10月14-16日。

周殿福 1957 《声母和韵母》 上海: 新知识出版社

朱晓农 2006a 〈关于普通话日母的音值〉 原载 《中国语文通讯》(1982) 《音韵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朱晓农 2006b 全国语音学高级研讨班 南开大学 7月11-19日。

朱晓农 2006c 〈关于中文语音学术语的几点看法〉 第七届中国语音学学术会议 10月。

朱晓农 2006d 〈近音·附论日母〉 《方言》 4.

竺家宁 1991 《声韵学》 台北: 五南图书出版公司。

(英文)

罗杰瑞[Norman, Jerry] 1988 Chines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韩文)

- 罗杰瑞 1996 《中国语言学总论》 全广镇译 首尔: 东文选  
李炫馥、沈小喜 1999 《中国语音声学》 首尔: 教育科学社  
全庸镇、金锡永 2006 《专攻(专业)中国语 语学概论》 首尔: Nexus Chinese.  
严翼相 2002 《韩式中国的语言学研究》 首尔: 韩国文化社  
严翼相 2005 《汉语教学法》 首尔: 韩国文化社  
郑锦全 1996 《现代北京语生成音韵论》 严翼相译 首尔: 学古房.

#### 《英文提要》

This article attempts to examine the exact pronunciations of some Mandarin consonants. It compares the places of articulation between z, c, s and d, t, n. It also clarifies the nature of retroflex sounds zh, ch, sh, and r in particular. In addition, this article justifies the conventional names of some Mandarin consonants. Following the terms designated by the IPA, this article proposes to use more scientific and precise names of Mandarin consonants both in Chinese and Korean.

Keywords : 汉语, 辅音, 正音, 正名, 塞音, 塞擦音, 舌尖音, 卷舌音, 舌面音, 爆发音, 擦音, 齿音, 龈音, 翘舌音, 硬腭音, 软腭音, 破裂音, 擦音, 近音, 硬口盖音, 软口盖音

KCS I